

這個道場想必你們新來的同學也能夠知道一些，這確實是三寶的加持，使我們能夠有這麼一個好的環境在一起修學。

我在前天，參觀澳洲黃金海岸的一所大學，邦德大學。他們有一位院長接見我，是澳洲人。這個學校是澳洲最好的一所私立大學，當地人稱它叫貴族大學。它的學費收得很高，大概一個學生一年在那裡費用需要三萬澳洲錢。澳洲錢比新加坡還稍微高一點，所以費用實在是太高了。學生不多，只有兩千多人，來自三十多個國家，所以我去一看，這個地方小型的聯合國。

院長告訴我，他們現在有個理念，如何能夠將世界上許許多多的國家民族，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信仰能夠融合協調，希望能夠消除歧見，互助合作而能夠走向世界大同，所以這個理念非常好。他問我有沒有方法？我就告訴他，佛法是最好的方法。他聽了很有興趣，希望在那裡將來開佛學課程，或者是辦一個佛學研究所。因為他有這個意思，所以我就問他學校的學生費用，一問之後這個費用太大了。如果我們要找十個學生，在中國大陸找十個學生，那一年就要三十萬台幣，這個數字相當可觀。現在我們有這個意思，下次我回澳洲的時候我們會再談，可能我到學校去做幾次講演。

我也談到中國的學生到澳洲去留學，談到這個事情。澳洲政府在過去有個經驗，有許多到那邊去留學的學生，去了之後就不想回中國，這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困擾，所以現在他們的簽證就很謹慎。他說不像其他國家地區，念完書之後回去，中國念完書不肯回去。當然這是此一時彼一時，中國強大之後誰都願意到中國去，不會再想到外國去，外國人都想盡方法要到中國來，這是一定道理。中國

現在的復興、強大興旺，人人都能夠看得到。尤其這一次東南亞的金融風暴，在全世界許多大國對中國都非常感激，中國能夠把人民幣穩定住，使整個東南亞能維持現狀，這大家都感謝，連美國都感謝，這個政策是正確的。如果人民幣一貶值，東南亞的經濟統統都亂掉了，所以這是中國對整個世界的一個貢獻。

在大學裡面如果說辦培訓班，我們也曾經研究。如果是在大學裡面念書，其他的學科也都要修學，拿到學位就要四年時間。可是四年你們想想一年三萬，三四一十二萬，這個費用實在是太高了。然後我們想到我們在新加坡培訓班的經驗，如果那邊辦短期特別的一個訓練班，這學校也歡迎。辦特別培訓班，時間是三個月，三個月一期，短時間的就比較上容易，費用也就少太多了。

那麼把佛法帶到學校，帶到高等的學府，從一個地區就能影響到全世界，希望將來佛教都變成大學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科目，我們的工作就做成功了。這個方法可行，我們談的就談到這個地方為止，之後我回來在路上想到，我想到另外一個方法。我們那邊有個淨宗學會，如果同學們吃住都在我們那裡，就省很多了。那只繳學費，學費就不太多，學費他們一個學期是兩千塊錢，我們頂多繳兩千塊錢就行，吃住我們來負責就行。我們招收的學生也不必多，五、六個人就好，等於是個研究班。但是我們的研究、討論、講演在學校裡，歡迎學校的老師、學生統統可以參與，這個影響就會很大。我準備下一次再去的時候，進一步跟他們談，他們非常有興趣。希望能夠達到世界各個民族，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能夠合作，能夠彼此真正走向共存共榮，互助合作來維繫世界和平。他們的理念很正確，這個跟我們的理念也完全相同。

新加坡這個班是非常重要的，在一個教學機構，在這個地方學習，我們時間很短，短時期能夠收到效果，那就要講求方法，這就很重

要了。你們現在學習的《內典講座之研究》就是方法，這個方法實在講就是古時候賢首、天台；賢首是五教，天台是四教。古代古老的這些教學方法，契合現代新的一些觀念，編寫成功的；它很淺顯，它很有效果。我在三十年前，在台中慈光圖書館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他用這個方法教我們，我們覺得很有受用，三個月就能夠感受到，非常有受用。在此地我們辦了三屆，這三屆等於是我們在這裡做實驗，實驗的結果我們很滿意、很成功。所以這個小冊子，它是用淺顯的文言文寫的，我們必須要給它做詳盡的解釋，能夠運用在生活上、運用在修持上、運用在弘法利生上。

學習講到無礙辯才，這是弘法利生的人必須要具備的第一個條件。智慧、辯才從哪裡來？一般的講法它的來源有兩個。第一個是熟，熟能生巧，這是一般中下根性的人統統可以做得到的，你只要依照方法去學習，行。第二種那就是真正開悟了，煩惱斷了，破一品無明、證一分法身，那是從自性裡面自然流露出來的，真實的善巧方便。巧是巧妙，也就是我們一般人講隨心所欲；善是合乎規矩；隨心所欲又合乎規矩這叫善巧。絕對不是說隨心所欲，完全不合規矩，那就錯了，那就巧而不善。巧而不善，不如善而不巧，因為善而不巧沒有過失，巧而不善會產生許許多多的過失。特別是佛法，古德常講「錯下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，這個因果責任非常嚴重。我們寧可善而不巧，不走巧而不善的路子。真正發心如教修學，時間久了縱不能開悟，也會接近開悟的邊緣，這個是確確實實能夠做得到的。

我們在此地的同修，我相信都不是一般普通人，三寶加持。我們在這個大時代當中，特別是廿一世紀，負有弘法利生、安定社會、走向全世界和平的使命。自自然然就得諸佛菩薩護念，龍天善神的庇佑。這一次我在邦德大學裡面，也給他們這些教授們談到，我

們培訓班教學的方針與方法。我們採取一門深入，多次的薰修，我們採取這個方法。他們聽了之後有很大的啟示，他覺得我這八個字，「一門深入，多次薰修」，他們覺得很有道理。短時間在一門東西，像我們上一個學期，上一個學期有將近二十位同學，每一個人都把《無量壽經》講一遍，換句話就是二十遍。在短短一百天當中，將《無量壽經》用二十遍的薰習，自然就不一樣、就不相同。所以我把我這個方法告訴他們學校，他們學校的老師，特別是教人文的，教哲學、文學、歷史的，我教給他們這個方法。呂教授聽了就很有興趣，他是教哲學的就很感興趣，我說你們不妨可以試驗試驗，短時間能夠得到很好的效果。

今年我們發心來學習《華嚴》，李木源居士來問我，我說如果能夠有五、六個學生在一塊學習，那就非常殊勝了。可是《華嚴》要很長的時間，至少要四年到五年，但是這是佛門裡面一樁大事情。《華嚴經》到底講的是什麼？諸位必須要曉得，《華嚴經》是講我們現前社會的現象；教導社會大眾，無論你現前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方式，你是從事某一種行業，真的是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就在你現前生活上、現前工作上，修菩薩道，學菩薩行；換句話說，是勸每一個人都作菩薩。那麼你要問《華嚴》是為誰講？世尊在經上講得很清楚，《華嚴經》不是給菩薩講，也不是跟辟支佛、阿羅漢講，給大心凡夫講。我們聽了這個話很安慰，為什麼？我們有分。所以我們的條件是發大心，發大心的凡夫就是《華嚴經》的當機者。什麼叫大心？念念為一切眾生，念念為整個社會，這就是大心。起心動念為自己，為我這個小圈圈，這都不行，這不是《華嚴》的當機者。所以《華嚴經》末後五十三參，那就是表演給我們看。五十三位善知識是什麼人？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就是社會現前大眾。你看看他們怎麼樣修菩薩道？修菩薩道就是真正落實菩提心；

我要發菩提心了，菩提心落實就叫做修菩薩道，菩薩道是存心。怎樣學菩薩行？菩薩行是菩薩的生活，菩薩的工作，菩薩處事待人接物，講這些東西。這個經要拿出來，對於現前的社會非常受用，迫切需要，真正解決社會問題，真正解決世界上所有一切的爭端，你說多重要！

我的年歲大了，在現在這個社會上早就是退休的年齡，可是為了這樁事情，邦德大學要找我的話，我確確實實應該幫助這個學校，把《華嚴》帶到學校裡面去。可是我們要開這門課程，完成這樁大事業，我必須要有助手，要有幾個助教；沒幾個助手，一個人這麼長的時間的確非常辛苦。我們可以依據古人的註解做基礎，從這個基礎上推陳出新，有一套針對廿一世紀這個社會，將《華嚴》落實在這個時代裡面，它才真正有用處。

我今天回來，我會找時間跟木源居士來談，你們發心學《華嚴》的，如何能在此地住上四年到五年。《華嚴經》的書有沒有拿到？拿到。《疏鈔》、《合論》、《纂要》，還有《四十華嚴》。《普賢行願品》三大本一個小盒子的，那是《四十華嚴》。那是全部的《普賢行願品》，我們現在一般講《普賢行願品》都認為最後薄薄的一卷，那是四十卷裡頭最後的一卷。這是完整的，全部的四十，叫《四十華嚴》，四十卷。

我們研究課本就採取《疏論纂要》，《疏論纂要》是道需禪師編的，道需好像是乾隆時間的人，那個時候是鼓山湧泉寺的住持。這個老人很了不起，宗、教都通，他是很難得把疏、論會合起來。我們用他這個作本子，另外要用清涼大師的科判。用清涼的科判、用《疏論纂要》，以這兩樣東西為主。我們用科判來對經文，怎樣把這個經文落實在現代生活上，我們要怎麼樣去作法，這個太重要了。如果佛法的理論跟我們的生活脫了節，這個佛法沒有什麼價值

，沒有意義。佛法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佛法，那是任何教學、任何教育都比不上佛教教育，我們今天走這個路子。

這一次我在此地住的時間比較長，我跟木源居士講，居士林這個道場星期六、星期天我講兩天，我決定也講《無量壽經》。《無量壽經》怎麼講法？我們過去《無量壽經》我講過九遍，對講經你們也懂得原則。講經的目的是希望大眾能夠相信這個法門，對這個法門不懷疑可以接受，這叫「信」。信有信的講法，怎麼講法叫人相信？另外一種講法是深入「解」的講法，深入去理解它，深入經藏。「經」就是一部經，「藏」這一部經裡面所含藏微妙的義理，我們去發覺它，我們來研究討論理解它。深入經藏不是《大藏經》，一部經裡面含藏著無盡的義理，這就是解的講法。我們過去所講大概都是信、解的講法，而這一次講法我不是用信、解，我是講行的講法。《無量壽經》每一個字、每一個句如何落實在生活上，換句話說，我們要把它做到才行，這是屬於「行」的講法。還有「證」的講法，證是你行的時候有相當的成就，然後再給你講，你的信、解、行和佛所講的來做一個印證，那是證的講法。

所以一部經很多不同的講法，不一樣，目標不相同，眾生聽得受用不一樣。這一次你們研究學講解的時候，你們偏重在信、解，將來學了之後到外面去講，希望人家能夠相信，這第一步。這個地方過去曾經講過兩遍，我在此地講經也十一年，所以信、解都有基礎，現在要教他們怎樣落實在生活上。從這一個角度裡面來用功夫，所以這一次講跟以前講的方法不一樣，目標不一樣。

你們有機會能夠來聽，當然不能夠聽完全，可能聽個幾品。我這一次在澳洲講十幾次，一次是一個半小時，恐怕有二十次，二十次講了兩品，第一品、第二品，講了二十次的樣子只講兩品。每天講個一行、兩行，那一行、兩行就是用科會的本子，你才曉得一行

沒幾個字，有的一行只是八個字、四個字；每天講個兩、三行，講得很詳細，他們聽了很歡喜。所以我這一次是準備細講，完全把這個經落實在生活上，決不是談玄說妙，決不是空談。如果學了沒用處，我們哪有那麼多精神去學，浪費時間、浪費精力，這個事情我不幹的。所以你們也可能聽個幾品，這三個月當中大概可以能講到第三品的樣子，差不多，三品、四品的樣子，只能講到這麼多。再想你們到畢業的時候，第六品四十八願是決定講不到。你們也能夠了解，經有很多種的講法，決不是一種說法，大家在這裡體會到這一點。

開頭學講一定要依靠註解，我們自己沒有開悟，也沒有修學的經驗，所以學習一定是依靠一個本子，所說決定不超越註解的範圍。這就是我們中國古大德所說五年學戒，五年學戒那個戒不是戒律，是佛的教誡，決定遵守老師的指導，這就是所謂師承；決定遵守老師的指導，老師對學生負絕對的責任。如果不遵守，那就一點辦法都沒有，一定要遵守。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不合理，不合理也遵守，不必多問，你就照著去做，你做了之後自然你就了解，不要有疑惑。

現在大家學講《無量壽經》，你們現在人少，只有五位同學？七位，我想你們每一位都能夠把《無量壽經》從頭到尾講一遍，這個好。現在除了居士林道場之外，還有「法輪社」、有「竹林寺」，我們又有兩個地方可以講。所以每天下午在此地練習講經要非常認真，要好好的去寫講稿，寫講稿非常重要。一個星期講一個小時，一個小時需要準備一萬字的講稿，每一個星期你要寫一萬字的講稿，你拿著我的那些參考資料你去寫，用你自己的言語、自己的文字去寫。不能超越講義的範圍，最好都不要參考其他的書，都用不著，不要去找參考資料，一找的時候，就搞複雜了、就攪亂了。這

個樣子你學的時候，實在講這種學法沒有別的，一個是練習講台的經驗，上講台學習講演，守規矩、學習經驗；另外一個實在講是訓練你的定力、訓練你的耐心。定能生智慧，叫你什麼都放下，不准你看參考資料，不准你聽別人講演，這個都是幫助你得定，讓你心靜下來，一門深入。你在這個方法裡頭不斷的薰習，將來自然就有效果。所以在我們心地細一點的人，三個月就有很明顯的感觸，六個月你就會感覺到這個方法非常非常好，非常殊勝，這是我自己過去求學的經驗。

我在李老師會下，拜他作老師跟他學習，他就是只可以聽他一個人講經，任何法師、大德講經不准聽。我看書，無論看佛書、看一切的書都要得他同意，他不同意，決定不可以看。另外還有一個條件更苛刻，我沒有親近他之前，我也學了幾年，他說他不承認，一律作廢，跟他這一天起從頭學起，就開出這三個條件。以前所學一概不承認，就爭辯都沒有了。譬如聽老師講，從前某人是怎麼說法的，某人那個不算數，聽我的，你連辯論都沒有了，沒有辯論的餘地。所以到以後才了解是訓練你忍耐，忍辱波羅蜜，用這種方法訓練忍辱波羅蜜，訓練禪定波羅蜜。禪定不是叫你盤腿面壁去打坐，真的能叫你見聞覺知統統收回來，就是大勢至菩薩講都攝六根，用這種方法。所以日常生活一切事情照做，一點也不耽誤，在這個裡面成就忍辱，成就精進、禪定，這是很高明的一種方法。你們學會了之後，將來也可以教別人，而且非常有效果。

成就大小，實在講就在發心的大小。你的心大，你成就就大，你心量小，你成就就小，確確實實關鍵在心量的大小，不在其他。心量大了自然智慧就大了，心量小智慧也小了，這一定道理。所以希望在此地大家一定要發大心，要把佛法、把淨宗弘揚到全世界，挽救整個世界的劫運，這世界有災難，我們要擔負起來。



過去老同學也許都聽到，我很多年前就想到「彌陀村」這個構想，每到一個地方都有好多人來問我，在哪裡建？都想來參與，緣還不成熟。在一、兩個月之前我就想到，我們中國四大名山，四大名山附屬的小廟很多，如果把這些所有的小廟統統恢復起來；外面保持原狀，裡面的建設現代化，讓大家安居在裡面念佛修行，那不就是很好的彌陀村？可以先恢復一、兩個小廟，做一個樣子，大家看到滿意的時候，以後我們慢慢就可以恢復。四大名山我只去過九華，其他地方還沒去過。雖然道場年久失修，但是你進入那個地區，你就感覺它有靈氣，不一樣，這是菩薩古道場確實不一樣，感受不相同。你在其他的國家地區觀光遊覽得很多，沒有這樣的感受，這外國人講磁場不相同。今年有機會能到那裡去住二十天，跟老和尚詳細來研究研究，他要是樂意的話，我們全心全力來幫助他，先做一、兩個樣子。九華這些小廟，我聽說遠的有十幾里路。大概有多少所小寺廟？一百多所。電有沒有？電夠用？夠用。水沒有問題？如果電力不夠用，首先建一個小型的發電廠，使我們本身的電力能夠充分。

有許多人願意清修，不願意人來打攪，那個地方路都不要開。像我這次到香港去看聖一法師，聖一法師生病，病不輕，他今年年歲不大，七十七歲年歲不大。我看到非常難過，這是正知正見了不起的一位善知識，我勸他好好的養身體，求三寶加持，他對佛教有很大的貢獻。他那個地方就是沒有路進去，到他那裡去要走半個小時，所以遊客就很少。有喜歡熱鬧的，靠近大廟就給他開個小路，喜歡清淨的路就不要開，很理想建立一個大道場。能夠有個十年的時間，整個山都恢復下來，先恢復小廟，然後再恢復大廟。小廟人多了就旺、興旺；人旺了，財就旺，就跟著來了。先把眾安住下來，然後再整修大廟。希望這四大名山統統把它恢復起來，五臺、峨

嶺。普陀觀音菩薩福報大，那個不要我們操心。聽說妙善法師要到此地來看我，這是很不好意思，那麼大的年歲。

現在年歲大的人退休，特別是佛教徒，都希望晚年有個很安靜的環境，念佛求生淨土。能夠真正聞法老實念佛，很需要這麼一個場所，非常需要。所以真正是有計劃這樣來做的話，全世界退休的佛教徒統統都會集中到這個地方來。中國老人跟外國人不一樣，都會有點積蓄，本身晚年的生活，在費用上大概都沒有問題，也能帶一筆財力回來，是一樁好事情。